

A watercolor illustration of a traditional Chinese interior. The scene is dominated by a large window with a complex lattice pattern, through which a bright, warm light emanates. The room contains a table and a chair, and a small figure is visible near the window. The overall style is soft and painterly, with a color palette of blues, purples, and warm yellows.

香港小說 散文賞析

璧華／舒非編著



香港小說
散文賞析

璧華／舒非編著

香港小說散文賞析・璧華編著
舒非

出版・發行・印刷



天地圖書有限公司

香港皇后大道東109-115號智群商業中心十三字樓
13/F, Great Many Centre, 109-115, Queen's Road
East, Wanchai, Hong Kong.

電話：5-283671 圖文傳真：5-8652609

香港灣仔莊士敦道三十號地庫（門市部）

30, Johnston Road, Basement, Wanchai, Hong Kong.

電話：5-283605 5-8650708

總代理



利通圖書有限公司（港澳）

九龍紅磡民裕街四十一號凱旋工商中心八樓C座

電話：3-3031010（13線）

©COSMOS BOOKS LTD.

ISBN 962 257 288 X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一九八九年・香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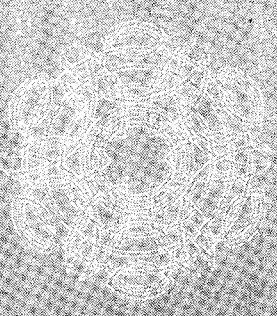
前言

這個選本是為香港中學生課外閱讀而編選的，其中全是本港作家的佳作，題材多取自本港的社會生活，相信它們會引起學生們的閱讀興趣，從而對提高他們的語文水平有所幫助。

環視坊間，有不少供中學生課外閱讀的選本，但選來選去，不外乎是五四運動以後的冰心、朱自清、周作人等人的作品。這些作品不能說不是佳作，但由於其所映現的現實內容以及思想情感與目前學生的生活距離甚遠，加以五四初期的白話文與當今的語體文，不論就語彙和語法都有不小差距，它們難以引起學生興趣，遑論共鳴了，所以讀後得益將極之有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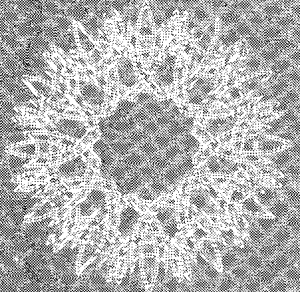
此外，一般選本僅選出作品，並未對作品加以評述，引導學生從中吸取營養，這個選本則在每篇作品之後都附有作品內涵、表現技巧方面的簡單扼要的評述，使學生可以通過這評述更深入地理解作品的整體，以提高他們的閱讀欣賞水平，並相應地用作品的表現手法充實自己的表達能力。

本港的佳作自然甚多，但是要選出適合中學生閱讀的却非易事，我和舒非斟酌再三，才從無數的作品中選出這廿四篇小說和散文來加以評述。因為這是一種新的嘗試，紕漏之處難以全免，亟盼能得到方家和讀者的匡正。



目錄

前言	壁華	1
龍鬚糖熱蔗	劉以鬯	1
時間	劉以鬯	11
責罰	徐訏	20
棋逢敵手	張君默	41
雪	舒巷城	55
馴獸的哲學	徐訏	68
民族自大狂	梁厚甫	74
學問的新陳代謝	梁厚甫	77
中國的牛	小思	80
賣魚者言	謝雨凝	82



後窗的琴聲	藝莎	85
海和少女	連雲	90
影樹	亦舒	94
落葉	丁仕宏	97
快來同春住	張君默	100
秋雨、秋思	彥火	103
迴聲	陶然	106
馬蹄聲	東瑞	110
故鄉情	李泊	114
我愛這樣的梭羅河	文絲	117
無辜的罌粟花	暉暉	122
元宵雜談	石花	126
非洲有間屋	曾尙平	130
《斷章》的聯想	璧華	132

龍鬚糖與熱蔗

劉以屯

他叫亞滔，一個賣龍鬚糖的。那天下午，他在油麻地一幢大廈的入口處賣龍鬚糖。有幾個人圍着他。這幾個人並非全是顧客，除了一個掏錢買糖的，其餘幾個都將他的工作當作一種表演。他感到驕傲，集中精神去「表演」。就在這時候，有人刺了他幾刀。他倒下，手裏拿着未捲成的龍鬚糖。

2

雖然死得淒慘，所謂「前因」，却是缺乏曲折與離奇的。

3

亞滔死的時候，只有十九歲。與所有的年輕男人一樣，喜歡留長髮，喜歡穿蘋果牌牛仔褲，喜歡看打鬥片，將李小龍當作「神」來崇拜。當他在小學讀書的時候，他常看公仔書。現在，被人刺

死了，走來調查的警務人員發現他的衣袋裏有一本武俠小說。他的父親是個搭棚工人。十年前，建築業一枝獨秀，搭棚工人的工資提高，每個月可以賺兩三千塊錢。那時候，亞滔才不過九歲。日子過得不算好，也不算壞。壞的日子是在他的父親離開人世後開始的。他的父親在一個有雨的下午從棚架跌下，留下五千塊錢與一隻金戒指與一隻震壞了的腕錶。

亞滔十五歲之前，母親替別人洗熨衣服。亞滔過了十五歲，母親常常咳嗽，咳出來的痰，帶有血絲。爲了生活，亞滔做過寫字樓的後生；也做過清潔工人。儘管賺的錢不足維持這個家的開支，却不願拿了刀子走去公廁搶劫。當他在寫字樓做後生的時候，曾經將墨水潑翻在文件上，被經理責罵幾句，憤而離去。當他做清潔工人時，爲了一句不堪入耳的粗話，與一個同事打了起來，打得頭破血流。兩種工作都不合理想，決定改行做小販。起先，販賣生果；後來，販賣豬腸粉。幾個月前，港九忽然多了一些賣龍鬚糖的，生意都很好，亞滔決定改賣龍鬚糖。

4

龍鬚糖不是什麼新花樣，在別處早已是一種普遍的零食。幾年前，海運大廈設立「星光邨」，有一檔賣龍鬚糖的引起許多人的注意。這檔龍鬚糖的生意特別好，捲糖的老師傅只有一個，時間變成他的敵人，顧客想吃龍鬚糖，必須先繳錢，然後拿了籌碼，隔半個鐘頭或一個鐘頭才能取到。生意是很好的。不論晴天或雨天；不論夏季或冬季，生意總是很好的。正因爲這樣，這種在香港原不普遍的零食，忽然像牛雜、豬腸粉與臭豆腐那樣普遍了，港九各區都有賣龍鬚糖的小販出現，旺盛

的地區如皇后道或彌敦道固然有，即使偏僻的地區如九龍塘或半山一樣也有。吃龍鬚糖的人越來越多。販賣龍鬚糖的人越來越多。亞滔並不愚蠢，看到這種情形，爲了爭取較大的利潤，也改賣龍鬚糖了。這一次的「投機」，使亞滔的收入增加一倍。不過，他之所以被人刺斃，並不是因爲販賣龍鬚糖的收入太好；而是爲了珠女。

5

珠女是個賣熟蔗的，今年十七歲，圓圓的臉蛋，大大的眼睛，不大開口；也不大露笑容。

6

珠女的熱蔗檔是一架用雜木釘成的車子，擺在大廈門口，有青皮蔗；也有紅皮蔗。

亞滔的龍鬚糖則裝在鋅鐵箱裏，簡簡單單，下面放一隻摺凳，就可以做生意了。警察來時，只要右手提鐵箱，左手提摺凳，拔腿飛奔，多數不會被抓入豬籠車。亞滔年紀雖輕，「走鬼」的經驗倒也相當豐富。

7

珠女的熱蔗檔，擺在大廈門口的左邊。

亞滔的龍鬚糖，擺在大廈門口的右邊。

當亞滔決定將檔口擺在那地方時，他當然會注意到那個熱蔗檔的。由於販賣的貨物不同，亞滔不會將熱蔗檔視作競爭的對象。同樣的情形，珠女也不會因為多了一個龍鬚糖而妒忌。

在最初的兩天中，因為生意好，亞滔不斷捲龍鬚糖，連片刻的休息也得不到。第三天，氣候驟變，北風呼呼吹，衣服穿得單薄的人就會發抖。買龍鬚糖的人減少了。看亞滔捲龍鬚糖的人減少了。亞滔站在北風中，爲了禦寒，不得不將那雙染滿糖粉的手插入牛仔褲。

偶然的一瞥，他發現坐在熱蔗檔旁邊的珠女正在看他。當他們的視線接觸時，珠女忙不迭低下頭去，兩頰羞得通紅。

熱蔗不斷有熱氣冒出。

坐在熱蔗旁邊是溫暖的，亞滔想。

8

儘管每天都見面，亞滔與珠女一直沒有交談過。亞滔喜歡那對大大的眼睛，只要沒有顧客的時候，就會轉過臉去看珠女。珠女怕羞，老是將視線落在別處，只有在亞滔忙於捲龍鬚糖的時候，才敢悄悄偷看他一眼。

9

另一個寒流襲港的日子。很冷。天文台說是新界某些地區已結冰。亞滔起身後，手指麻痺，總

覺得身上穿的衣服不夠。他對母親說：

「天氣太冷，今天不想出去做生意了。」

母親點點頭。

吃過早飯，手指依舊麻痺。亞滔對母親說：

「天氣雖冷，不做生意就賺不到錢。」

母親點點頭。

亞滔提了銜鐵箱與摺凳走去老地方賣龍鬚糖。北風呼呼吹，天氣是很冷的。亞滔見到坐在熱蔗檔邊的珠女時，雖然身上穿的衣服相當單薄，也不覺得冷了。

10

這天下午，氣候更冷。買龍鬚糖的人，很少；買熱蔗的人，更少。亞滔望望坐在熱蔗檔邊的珠女，想起那些坐在電爐旁邊打麻將的女人，覺得珠女很可憐。珠女望望站在龍鬚糖箱旁邊的亞滔，想起那些在暖氣房喝酒的男人，覺得亞滔很可憐。

有一個阿飛走來向珠女買熱蔗了。這個阿飛的頭髮比亞滔更長，電成波浪式，像女人。他的右頰有刀傷的疤痕。

他選了一條五毫的熱蔗，要珠女削去蔗皮。珠女削蔗皮時，他用油腔滑調的口氣說：

「你叫什麼名字？」

珠女不答。

「今天晚上有空嗎？」

珠女不答。

「要是有空的話，請你去聽歌。」

珠女彷彿聾了似的，只管削蔗皮。

「怎麼啦？不願意跟我講話？」

珠女仍不開口，臉上的表情很難看，怒意顯明。

「喂！」阿飛放開嗓子說，「別假正經，好不好？」說着，伸出手去，用食指在珠女下頰刮了一下。這一個佻傚的動作，使珠女悲怒到了極點。珠女將那條未削好的甘蔗擲在地上。

阿飛老羞成怒，肆無忌憚地將珠女摟住，強吻她。亞滔見此情形，再也無法用理智控制自己的行爲，三步兩腳走過去，一把捉住阿飛的衣領，往後一拖。那阿飛沒想到半路上會殺出一個程咬金，心理上全無準備，身子失去平衡，跌倒在地。縱然如此，亞滔的怒氣仍未平息，撲過去，將拳頭猶如雨點般落在阿飛身上。那阿飛顯然不是亞滔的對手，挨了打，不但不回擊，反而飛步竄逸。

珠女幽幽地對亞滔說了一句：「謝謝你。」

亞滔說：「那個阿飛太可惡了！」

珠女走回熱蔗檔邊，坐定。

亞滔走回自己的檔口，呆站着。

天氣太冷。沒有人走來買龍鬚糖；也沒有人走來看亞滔捲龍鬚糖。亞滔閑着無聊，心情有點侷促。爲了掩飾這種侷促的心情，即使沒有顧客，也毫無必要地捲龍鬚糖了。

捲好三個龍鬚糖，走去遞與珠女，不說一句話。

珠女將龍鬚糖接了過去，放在一邊。

她選了一條紅皮蔗，削去皮，走去遞與亞滔，不說一句話。

亞滔接過熱蔗，咬了一口。

珠女回到攤邊，坐定，開始吃龍鬚糖。

吃龍鬚糖的時候，珠女偶爾也會望望亞滔。

吃熱蔗的時候，亞滔偶爾也會望望珠女。

偶爾，他們的視線接觸了，亞滔對珠女笑笑；珠女也會對亞滔露出一個淺若海鷗點水的笑容。

11

天氣回暖。買龍鬚糖的人，多了，走來看亞滔捲龍鬚糖的人，也多了。亞滔很忙。當他忙得連回頭看珠女的機會也得不到的時候，珠女就睜大眼睛怔怔地凝視他。有一次，一個小孩子走來買熱蔗，珠女的注意力給亞滔吸引住了，竟將削去皮的甘蔗又削了一遍。

12

亞滔曾在夢中請珠女看電影；也在夢中請珠女在餐廳的卡位裏喝咖啡。但在現實生活中，始終沒有勇氣開口。不開口，並不是對珠女沒有好感；相反，他對珠女的情況却有太多的猜想。他猜想珠女是個獨生女。他猜想珠女的父母已不在人世，寄居在親戚家裏。或者，珠女的母親已不在人世；而她的父親則是一個性情暴躁的酒鬼。他猜想珠女沒有讀過什麼書，即使讀過，也不過是小學程度。他猜想珠女喜歡吃甜的東西。他猜想坐在熱蔗檔邊的珠女在想些什麼。……

捲龍鬚糖的工作，是一種簡單的工作。惟其簡單，成天做着這種工作，難免感到乏味。亞滔能夠站在大廈入口處久久做這種簡單的工作而不覺得乏味，主要靠這些沒有根據的猜想支持。這些猜想，雖然缺乏根據，却極具娛樂性。

那天下午，當他一邊捲龍鬚糖一邊猜想珠女是否會拒絕他的邀約時，被人刺了幾刀。

警察疾步趕來，兇手已逃得無影無踪。警察向一個目擊者詢問兇手的面貌，目擊者的回答是：兇手是個長頭髮阿飛，右頰有刀傷的疤痕。

警察向珠女提出一連串詢問，珠女的喉嚨好像給什麼東西塞住了，發不出聲音。

亞滔的屍體被抬走後，大廈入口處的地面上還有幾攤血迹與糖粉。血是紅的。糖粉是白的。兩種不同的顏色形成強烈的對比。珠女依舊坐在熱蔗檔邊，呆呆的凝視地面上的血迹與糖粉，很久很久，視線才被淚水攪模糊。

一九七四年三月十七日

【賞析】

這是一個短篇，寫的是一齣短短的悲劇。故事很簡單，但經作者生花妙筆寫來，却具有迴腸蕩氣的力量。讀了它，我們一方面感到人間寒冷，但更多的是感到人間溫馨。

龍鬚糖和熱蔗都是香港人熟悉的街邊零食，熱蔗是冬天裏才有的。因為寒冷，小販們便將甘蔗熱了，賣給喜歡熱食的顧客，而小說裏的這個故事，也發生在北風呼嘯的冬天裏。

男主角是幼年喪父、家道貧寒，而與母親相依為命的十九歲青年亞滔，他在賣龍鬚糖時認識了隔鄰賣熱蔗的珠女，對珠女很有好感，因此在珠女被阿飛調戲之時，他挺身而出地救了她，後來亞滔自己却被阿飛報復，死於刀下。

這篇小說重點不在亞滔被殺，被殺只是故事的引子，借以引起故事，而在亞滔和珠女之間的互相憐惜，小說中用相當的篇幅寫了這點：例如第九段的末尾寫天冷北風呼呼吹，但亞滔看到熱蔗檔的珠女時，雖然衣衫單薄却不覺冷；第十段開頭寫亞滔望珠女覺得她可憐，珠女望亞滔覺得亞滔可憐都是。其他段落此種情況也所在多有，應細細咀嚼體會。同時作者並不刻意安排離奇的情節，只是用淡淡的白描手法，將畫面勾勒出來，使整個故事更具真實感。

另外小說採用了電影蒙太奇的手法來寫。例如第十段末後，作者一會兒把鏡頭集中在珠女身上，一會把鏡頭移到亞滔身上，然後把鏡頭融合在一起：他們視線接觸了，亞滔對珠女笑笑，珠女也會對亞滔露出一個淺若海鷗點水的笑容，讀者閱後也不由地發出會心的微笑。

小說結束時寫亞滔屍體被抬走後的情景：血是紅的，糖粉是白的，形成強烈的對比，突出的是鮮血

的紅。珠女癡癡地望着血迹與糖粉很久很久，視線才被淚水攪模糊了，其中人物具體心理活動雖然沒有寫出，但寥寥幾筆却給人留下想像的空間。

本篇和下篇皆選自《天堂與地獄》。

時間

劉以鬯

除夕早晨，天色陰霾，有風，風勢強勁。當他們走出大廈時，淑芬打了一個寒噤，說要回樓上去拿羊毛衫。子銘看看手錶：九點十分。「我們搭的是十點那一班水翼船，」他說，「現在已經九點十分，萬一趕不上這一班的話，度假計劃只好取消。」

「昨晚電視台的天氣報告說：寒流將於新年期間抵達華南海岸。」

「現在已經九點十分了，」子銘說，「平時，搭不上十點那一班的水翼船，可以改搭十一點；今天是大除夕，所有的船票早已賣光，搭不上這一班，就不能到澳門去度假了！」

「今天改吹北風，氣候驟降，還是多拿一件羊毛衫的好。你在這裏等，我上去，要不了五分鐘。回頭，我們搭計程車到碼頭去。」

未得子銘同意，淑芬掉轉身，疾步走去乘搭電梯。

淑芬拿了羊毛衫下來時，九點二十分左右。他們站在街口等計程車，總不見計程車駛來。

「我們應該早些走出來的，」子銘有點焦急。

「不要担心，從這裏到港澳碼頭，二十分鐘就夠了，」淑芬說。

依舊不見計程車駛來。